

陳廣宏 侯榮川 編校

明人詩話叢籍彙編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

詩評卷



陳廣宏
侯榮川
編校

明人詩話要
纂編



詩評卷
參

復旦大學出版社

本冊總目

詩數二十卷（外編、雜編、續編）	（三二一九）
詩學雜言二卷	（三四九七）
談藝錄一卷	（三五三五）
雪濤閣詩評二卷	（三五六五）
詩源辯體三十六卷（卷之一至卷之十）	（三六二五）

詩藪外編一 周漢

東越胡應麟著

中古享國之悠遠，莫過於夏、商、周；近古享國之悠遠，莫過於漢、唐、宋。中古之文，始開於夏，至商積久而盛徵，至於周而極其盛；近古之文，大盛於漢，至唐盛極而衰兆，至於宋而極其衰。秦，周之餘也，泰極而否，故有焚書之禍；元，宋之閏也；剝極而坤，遂爲陽復之機。此古今文運盛衰之大較也。

唐、虞之文，太羹玄酒，至《禹貢》而千古文機橐籥矣；唐、虞之詩，太音希聲，至《商頌》而百代詩法淵涵矣。予竊謂後世之文^{〔三〕}，鼻祖於夏，而詩胎孕於商也。

二《典》、三《謨》，淳雅渾噩，無工可見，無法可窺。《禹貢》紀律森然，百代敘述之文，皆自此出。《康衢》、《擊壤》，寥寥數語；《五子之歌》篇章大衍，酬和浸開。至《商頌·玄鳥》諸篇，

〔二〕「宋」，原本無，據江本、內閣本、程本、吳本補。

〔三〕「予竊謂」，內閣本、程本作「故吾以」。

閎深古奧，實兆典刑。周末莊、列、屈、宋，無異後世詞人矣。

唐、虞以下，帝王詩歌之美者，堯《卿雲》，舜《南風》，穆《東夏》，項《垓下》，高《大風》，武《秋風》，昭《黃鵠》，孟德「對酒」，子桓《雜詩》，文皇《帝京》，玄宗《曉發》，皆非當時臣下所及。^(一)

詩與文體迥不類。文尚典實，詩貴清空，詩主風神，文先理道。三代以上之文，《莊》、《列》最近詩，後人采掇其語，無不佳者，虛故也。

「欲罷不能，既竭吾材，如有所立卓爾。」本顏回見道語，然實詩家妙境。神動天隨，寢食咸廢，精凝思極，耳目都融，奇語玄言，恍惚呈露，如游龍驚電，掎角稍遲，便欲飛去。須身詣其境知之。

九方皋相馬一節，《南華》本不爲詩家說，然詩家無上菩提盡具此。蓋作詩大法，不過興象風神、格律音調。格律卑陋，音調乖舛，風神興象，無一可觀，乃詩家大病。至於故實矛盾，景物汗漫，情事參差，則驪黃牝牡類也。製作誠工，即在楚言秦，當壯稱老，後世但睹吾詩，寧辨何時

(一) 此條下內閣本多一葉，鈔補「孔曰：『草創之，討論之』」、「世謂三代無文人」、「《詩》三百五篇」、「周、漢之交」、「文質彬彬，周也」等條。見前內編一。

何地？即洗垢索瘢，可謂文人無實，不可謂句語不工。不爾，即三者纖毫曲盡，焉能有無？

蒙叟《逍遙》，屈子《遠游》，曠蕩虛無，絕去筆墨畦徑，百代詩賦源流，實兆端此。長卿《上林》，創撰子虛、烏有、亡是三人者，深得詩賦情狀，初非以文爲戲也^(二)。後之君子，方拘拘核其山川遠近、草木有無，烏乎，末哉！

世欲以空言駕《左》、《史》、盛唐也，則謂學古者曰：吾不有《六經》乎？而吾以《六經》斷自聖筆，不可學也，是復以空言應也。古有爲《六經》者矣，《易》則揚雄《太玄》、關朗《洞極》、衛嵩《元包》、志和《太易》之類，《詩》、《書》則王通《續經》、束皙《補亡》、毛漸《三墳》、崔氏《演範》之類，《春秋》則趙曄《吳越》、陸賈《楚漢》、崔鴻《列國》、王氏《元經》之類^(三)，《禮》、《樂》則不韋《月令》、河間《考工》、桓譚《元起》、梁武《樂論》之類，《論語》則揚雄《法言》、蕭衍《正言》、張融《家語》、河汾《中說》之類。皆燭火僅存，大則僭冒之誅，小亦贅疣之誚，果何益哉？

男女構精，萬物化生，人道之本也。太初始判，未有男女，孰爲構精乎？天地之氣也。既有男女，則以形相禪，嗣續亡窮矣，復求諸天地之氣，可乎？周之《國風》，漢之樂府，皆天地元聲，

(二) 「三人」以下至「初非」，內閣本、程本作「三人，此深得詩賦情狀者，非」。

(三) 「類」，原本作「數」，據內閣本、江本、程本、吳本改。

運數適逢，假人以洩之。體制既備，百世之下，莫能違也。今之訕學古者，動曰：「『關關雎鳩』，出自何典？」是身爲父母生育，而求人道於空桑也。噫！

《易》，數也；《禮》、《樂》制度，聲音也。《詩》、《書》、《春秋》雖聖筆，然猶文與事也。《左氏》於《春秋》，《離騷》於《詩》，《史》、《漢》於《書》，工於變者也；《太玄》於《易》，《中說》於《語》，拙於模者也。

《漢·藝文志》有《周歌詩》二篇，又《周歌詩》七十五篇、《周歌聲曲折》七十五篇，又《河南周歌詩》七篇、《河南周歌聲曲折》七篇，以上五家與燕、代諸歌詩並列，以爲漢時周地風謠耳。及觀顏師古《黃公書注》，以秦例之，乃知周歌謠漢尚數家，不止三百也。然只語不可得見，惜哉！《班志》有《秦歌詩》二家，顏注《黃公》作秦時歌詩，則「周」爲周時審矣。第非必《風》、《雅》，蓋亦民謠之類，否則注之誤也。

荀卿有賦十篇，今傳僅半。《成相》雜辭十一篇，亦不止今所傳也。蘭陵與屈、宋近，又仕楚，不傳，人未敢必其能否今傳，惜哉！然荀自以《子》重，賦非《子》亦不能傳。

《詩》出於後世，而真出於三代者，岐陽《石鼓》是已；《書》出於後世，而真出於三代者，

〔二〕「惜」，原本作「不」，據內閣本、江本、程本、吳本改。
〔三〕「亦」，江本、吳本無。

《汲冢周書》是已。《石鼓》典雅淳深，是周家大手筆，宣王中興氣象，即此可睹。在《三百篇》中，亦爲翹楚。退之「列宿」「羲娥」之論，雖尊題，非太過語？後人以「吉日」「車攻」駁之，固然。然《三百篇》中，豈一無遜此者耶？必夫子所未見。使見，將樂觀其盛，乃刪之耶？

《汲冢書》奇奧古絕，雜以不根，而中間一二解亦有不可盡廢者。或以即《七略·周書》，恐非也。班《志》注引劉向云：「今存者四十五篇。」則漢世已殘闕，安得今尚完耶？（二）

（三）此條下，內閣本缺葉，鈔補五則：

仲尼諸弟子著述傳於漢者，《漆雕子》十三篇，（漆雕，開之後。《七略》至《通志》皆全，《元龜》以即開著，誤也。）《王氏史》二十一篇，（六國時人。）《羊子》十八篇，（名嬰，齊人，羊姓，音弭。）皆七十子之後也。

《世子》十六篇，（名碩，陳人。）《李克》七篇，（子夏弟子。）《景子》十三篇，（宓子弟子。）《公孫尼子》二十八篇，皆七十子之徒也。

受業仲尼者，曾子外，《宓子》十六篇，宋景濂《諸子辨》有《言子》二卷，宋以前目錄皆無。王元燾哀集遺言爲此書，然猶勝僞撰述。余近得《顏子》三卷，亦國朝人哀集，雖謂有功聖門可也。（《孟子》史稱七篇明甚，而《漢·志》十一篇，蓋「七」字誤分爲二也。）

吾夫子，世以文事顯，而漢高世蒙侯聚特以軍功封，世以經術傳，而漢武世太常臧特以詞賦著，（太常有《儒家》十篇、賦二十篇。）先孔氏而著書者，黃帝史孔甲《盤孟》二十六篇，《漢·志》居雜家首，非陳孔甲也。陳博士鮒亦名甲，故《孔叢子》後出，宋人以即黃帝孔甲，而又謂一名《盤孟》。蓋《盤孟》宋世已亡，而編目者誤記《漢書》有此，因附會也。《唐·志》無《孔叢子》，景濂太史以注者宋咸所纂，大概得之。

吾夫子裔，傳尚書者安國，注《尚書》者穎達，然梁孔衍有《漢尚書》、《魏尚書》，則續書不始《文中子》也。（衍所著又有《春秋》數種，夫子二十二世孫也。）

秦處楚、漢之間而無賦，余叵疑之^(一)。閱《漢志》，有秦雜賦九篇，惜名氏皆不可得，坑燼之餘故也。

秦子書，儒家有《羊子》四篇，名家有《黃公》四篇，注皆云秦博士也。黃公名疵，非四皓黃公。秦子書又有《零陵令信》一篇，注云「難李斯」。斯當時孰敢難之？蓋依托也。

《藝文志》又有左馮翊秦歌詩三篇、京兆尹秦歌詩五篇，皆無注。余始疑爲漢時秦地之詩，及閱顏師古《黃公》下注云：「爲秦博士，能歌詩。在秦歌詩中^(二)。」乃知嬴世不惟有賦，亦有詩也。

秦朝廷銘頌可見者，《嶧山》、《琅琊》、《之罘》、《會稽》數碑而已。其辭古質峭悍，當時政事習尚，直可想見，真秦文也。篆勒皆出斯手，銘亦必斯所作。斯《逐客書》妙絕今古，然彼尚戰國之文。入秦一變頓爾，中間時錯以法令語，商周雅厚之風，剗地盡矣。

秦燔燒《詩》、《書》，獨卜筮、醫藥、種樹獲全。今卜筮傳者，則必義《周易》之類；醫藥傳者，則黃帝《內經》之類。雖真贋不侔，然皆秦以前書。獨種樹之書，傳者絕寡。班《志》有《神

(一)「叵」，江本、吳本作「甚」。

(二)此句江本、吳本無。

農》二十篇、《野老》十七篇，豈秦所遺耶？

漢宗室向、歆最著，諸王則淮南、河間。然《藝文》詞賦類有陽丘侯劉閼賦十九篇、陽城侯劉德賦九篇、淮陽憲王賦二篇、廣川惠王越賦五篇、趙幽王賦一篇、宗正劉辟疆賦八篇，皆宗室也。

趙幽王，史載詩一篇，而不言能賦。河間獻王，世以爲經術士，然《藝文志》有《上下雍宮》三篇。子儒家類。淮南但傳小山，然《志》有淮南王賦八十二篇，其富若此。又《河間周制》十八篇。

諸王好文者，無出梁孝。無論鄒、枚，即羊勝、公孫，皆文士也。淮南以子顯，然《志》有淮南群臣賦四十四篇，惜名氏皆不傳。今傳子若《鴻烈》、賦若《招隱》，漢多才士，咸無與匹。中遭禍患，賓客竄亡，殊可悲也。又長沙王有《群臣賦》二篇，其人當亦下賢。又武帝自撰賦二篇，劉向賦三十八篇，又臨江王《歌詩》四篇，又中山王《文本賦》一篇，載《西京雜記》中。總諸劉無慮十數家，惜傳者寂寂耳。

唐詩千餘家，宗室與列者不能屈全指。先秦、漢賦六十餘家，而劉氏占籍者十數人，東漢不與焉。^(二)是唐宗室能詩者，不過百之一，而漢宗室能賦者，幾得十之三，何其盛也！雖湮沒不

(二)「東漢」前，內閣本、程本多「而」。

傳，名存史籍，亦厚遇矣。

人知《大風》、《秋風》爲百代七言祖，而不知昭帝「黃鵠飛兮下建章」、靈帝「涼風起兮日照渠」二歌，皆極工麗。漢世人主，何以多才若此！

漢五言「廬江小婦」外，文姬《幽憤》亦長篇敘事，猶褚先生學太史，但得其皮膚耳，精意妙語，不啻千里。讀此，乃知《孔雀東南飛》不可及。

漢名士若王逸、孔融、高彪、趙壹輩，詩存者皆不工；而不知名若辛延年、宋子侯，樂府妙絕千古。信詩有別才也。

唐山、韋孟，漢之初也；都尉、中郎，漢之盛也；武仲、平子，漢之中也；蔡琰、酈炎，漢之晚也。

文姬《十八拍》，纖弱猥近，漸啓陳隋；文勝《勵志詩》，矯峻發揚，先兆魏晉。皆遠失漢人樸茂溫厚之致。不惟唐有晚，漢亦有晚也。

朱穆《絕交詩》，詞旨躁露，漢四言最下者；趙壹《疾邪詩》，句格猥凡，漢五言最下者。

漢古歌：「朱火揚烟霧，博山吐微香。清尊發朱顏，四坐長悅康。」終篇華粲特甚，大類王建兄弟，疑魏作也。

《郊祀》之精深，《房中》之典則，《秋風》之藻艷，諸如此類，蹊徑具存，不盡無意，然皆匪五

言。《郊祀》則《頌》，《房中》則《雅》，《秋風》則《騷》，極盛在前，固難繼也。惟五言肇自《河梁》，盛於宛洛。叙致繇衷，而足以感鬼神，動天地；謳吟信口，而足以被金石，叶管弦。如《孔雀東南飛》一首，驟讀之，下里委談耳；細繹之，則章法、句法、字法、才情、格律、音響、節奏，靡不具備，而實未嘗有纖毫造作，非神化所至而何？

三代以前，五言非不創見，而體制未純；六朝以後，五言非不迭興，而格調彌下。故兩漢諸篇出，而古今廢也。

建安以還，人好擬古，自《三百》、《十九》、樂府、《鏡歌》，靡不嗣述，幾於充棟汗牛。獨《孔雀》一篇，更千百年無復繼響，非以其難故耶？

昔人謂：「三代無文人，六經無文法。」竊謂二京無詩法^{〔二〕}，兩漢無詩人。即李、枚、張、傅一二傳耳，自餘樂府諸調，《十九》雜篇，求其姓名，可盡得乎？即李、枚數子^{〔三〕}，亦直寫襟臆而已，未嘗以詩人自命也。

兩漢詞人^{〔三〕}，知有鄒陽而不知有鄒子樂，見《郊祀志》，歌四篇，題鄒名。知有莊忌而不知有莊忽

〔二〕「竊謂」，內閣本、程本作「吾亦以」。

〔三〕「即」前，內閣本、程本多「吾以」。

〔三〕「兩」，內閣本、程本作「西」。

奇，枚舉同時，從武帝至茂陵，詔造賦十一篇。知有李陵而不知有李忠，衛士令。又李思孝有《景皇帝頌》，又李步昌、李息俱能詞賦。知有蘇武而不知有蘇季，遼東太守。有賦四篇。知有董仲舒而不知有董安國，知有公孫弘而不知有公孫乘，知有朱買臣而不知有朱建、朱宇，知有賈太傅而不知有賈充、賈山，山有賦八篇，非謂至言也。知有河間獻王而不知有淮陽憲王，有賦，不知其名。知有河間獻王劉德，而不知有陽成侯劉德，此類尚多〔二〕。安國書見農家，鄒子樂見《郊祀志》，公孫乘見《西京雜記》，餘俱《藝文志》中。

漢詞人父子相繼者，枚、劉、班、馬，世所共知。然莊忌子莊忽奇，又助爲忌侄，此三莊者，世所罕悉。又張子僑、張豐父子，並有著述，見《漢·藝文志》中。子僑，光祿大夫，王褒同時。豐，車郎。

與劉向同校讎天祿者，有長社尉杜參，見顏籀注。劉向《別錄》云：「參，杜陵人，以陽朔元年病死，年才二十餘。」亦夭折之一也。《藝文志》作「博士弟子杜參」，有賦三篇。然則子美前，杜陵已有若人矣。

《郊祀歌》，諸錄俱不言作者，惟《郊祀志》中四篇題鄒子樂作，餘無名氏。一代大典章，湮

〔二〕「類」，原本作「數」，據內閣本、程本、江本改。

没至是，惜哉！(二)

四皓詩「燁燁紫芝，深谷逶迤」一章，《高士傳》所載，最爲淳古。《古今樂錄》作「昊天嗟」等，語殊生強，且氣脉不貫。讀者參考，自當得之。

東園公姓唐名秉，字宣明。夏黃公姓崔名廣，字少通。甬里先生姓周名術，字元道。綺里季姓朱名暉，字文季。按秦漢間人名最古樸，且字多不詳。四皓匿迹商山，亡其姓氏，故止以東園、甬里爲號，何從並名與字一一知之？又四人東西南北，原非同氣弟昆，何得懸合若此？尋其命名製字，大類六朝以後，或記者一時僞撰(三)。梁四公傳，四人名皆古文，怪字如一，政與此同。

讀《霍去病傳》，蓋武人之驚悍者，又一任情不學年少耳。然《琴歌》「四夷既護」一章，典質冠冕，雍然盛世之音，當時文士代作耶？第豪傑天縱特異，未易懸斷。又衛青「郡國士馬羽林材，和撫四夷不易哉」，雄麗渾成，真大將語。他如朱虛行酒之歌，景宗兢病之句，斛律金之《敕勒》，沈太尉之「南岡」，皆倉卒矢口，匪學而能，顧不事此耳。總之，武將能詩，當以李都尉

(二) 此條末內閣本、程本、江本多小字注「《青陽》、《朱明》、《西顙》、《玄冥》」，吳本作「《朱明》、《西顙》、《玄冥》、《青陽》」。

(三) 「或」，內閣本、程本作「蓋」；此句末，內閣本、程本多「無疑」。

第一，楊處道次之。郭代國、張睢陽、嚴高二節使，皆儒生習兵，非武將比^(一)。

漢魏間，夫婦俱有文詞而最名顯者，司馬相如、卓文君、秦嘉、徐淑、魏文、甄后。然文君改醮，甄后不終，立身大節，並無足取。惟徐氏行誼高卓，然史稱夫死不嫁，毀形傷生，則嘉亦非諧老可知。自餘若陶嬰、紫玉、班婕妤、曹大家、王明君、蔡文姬、蘇若蘭、劉令嫺、上官昭容、薛濤、李冶、花蕊夫人、易安居士，古今女子能文，無出此十數輩，率皆寥落不偶，或夭折當年，或沉淪晚歲，或伉儷參商，或名檢玷闕，信造物於才無所不忌也。王長公作《文章九命》，每讀《卮言》，輒爲掩卷太息^(二)。於戲，寧獨丈夫然哉！

《西溪叢語》備載秦氏夫婦往還詩，末引鍾嶸《詩品》云：「兩漢五言，不過數家，而婦人居二。徐淑寶釵之什，亞《團扇》矣。」按，嘉以寶釵寄淑，故詩有「寶釵可耀首」之語。淑惟答嘉五言，絕無所謂寶釵者，當從嶸本書作「叙別之什」爲是。

古今婦人以醜特聞者，齊無鹽，漢孟光，晉左芬。無鹽以辯，光以德，芬以才，並許允婦以識，皆知名。獨孔明娶承彥醜女，必有過人，而寥寥不顯，史傳失載故耶？

(一)「比」，內閣本、程本無。

(二)「爲」，江本、吳本無。

文姬自有騷體《悲憤詩》一章，雖詞氣直促，而古樸真至，尚有漢風。《胡笳十八拍》，或是從此演出〔二〕，後人僞作〔三〕。蓋淺近猥弱〔三〕，齊梁前無此調。

文姬《悲憤詩》，如「玄雲合兮繁日星，北風厲兮肅泠泠，胡笳動兮邊馬鳴」，又「兒呼母兮啼失聲，我掩耳兮不忍聽，追持我兮走瑩瑩」，狀景莽蒼，訴情委篤，較《十八拍》「我生之初尚無爲」等語，何啻千里？

漢自《鐃歌》、《郊祀》外，三言絕少，即間見，不過數語。若《五雜組》等篇，頗無意義。獨蘇伯玉妻《盤中詩》二十韻皆三言，僅末數句七字耳。語意絕奇，惜時與事不可考。

漢婦人爲三言者，蘇伯玉妻；四言者，王明君；五言者，卓文君、班婕妤、徐淑；七言者，趙飛燕；八言、九言者，烏孫公主、蔡文姬，皆工至合體，文士不能過也。若唐山《安世房中》，自當以《雅》、《頌》目之，非漢人語。《卮言》以爲調弱未舒，較以商周大篇，誠若有間，然千餘年未有繼其響者。

明君、文君以色稱，亦以色毀。班姬、徐媛皆文士，不可以詩人目之。至其行業之高，尤後

〔二〕「或」，內閣本、程本作「當」。

〔三〕此句後內閣本、程本多「無疑」。

〔三〕「蓋」，內閣本、程本無。

世所絕睹者。

竇玄妻《別夫書》云：「棄妻斥女，敬白竇生。卑賤鄙陋，不如貴人。妾日以遠，彼日以親。何所控訴，仰呼蒼旻。瑩瑩白兔，東走西顧。衣不厭新，人不厭故。悲不可忍，怨不可去。彼獨何人，而居斯處？」雖尺牘語，而韻叶宛然，實四言古體也。

右詩載《藝文類聚》，「仰呼蒼旻」下，有「悲哉竇生」四字，而缺「瑩瑩白兔」二句。今據《古怨歌》增入，則全篇完整，首尾較然。按本題注，玄妻以玄再娶漢公主，寓書及詩爲別。所謂詩者，僅所增八字及「衣不如新」二語，不應書中重出，蓋即此一篇。以韻語爲尺牘，故傳有詳略，題有異同耳。其語古質，是東西京本色，非後人擬作也。

秦嘉《贈婦》四言詩有云：「爾不是居，帷帳何施？爾不是照，華燭何爲？」蓋以妻寢疾還家，形容離索之語，非傷逝也。題曰《贈婦》，甚明。近有節略《淑傳》者，以淑先死，嘉爲此詩傷之，大誤。按，嘉又有《寄內詩》三首，中云：「夢寐空室中，恍惚見姿形。」豈亦傷逝耶？兼史自有灼據，不必深辨。

董卓廢少帝辨爲弘農王，後以山東兵起，遣李儒鳩之。王置酒與姬唐別，作歌曰：「天道易兮我何艱，棄萬乘兮退守藩。逆臣見迫兮命不延，逝將去汝兮適幽玄。」因令姬起舞，姬歌曰：「皇天崩兮后土頽，身爲帝兮命夭摧。死生異路兮從此乖，奈我瑩獨兮心中哀。」歌竟，泣